

- 論金庸的《神鵰俠侶》• 論劉以鬯的《酒徒》• 論李碧華的《胭脂扣》
- 論黃碧雲的《溫柔與暴烈》• 論〈永盛街興衰史〉的香港歷史、記憶與身份書寫

香港 小說五家

危令敦
著

危令敦 著

香港小說五家



天地

www.cosmosbooks.com.hk

書 名 香港小說五家

作 者 危令敦

編 輯 陳幹持

美術編輯 楊曉林

出 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-115號

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（總寫字樓）
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/ 1樓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
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
印 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
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傳真：2407 3062

出版日期 2012年8月/ 初版・香港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©COSMOS BOOKS LTD.2012

ISBN 978-988-219-456-4

目 錄

楊過和他的問題

——論金庸的《神鵰俠侶》 5

內心私語與現實批評

——論劉以鬯的《酒徒》 43

不記來時路

——論李碧華的《胭脂扣》 104

血紅的無人之境

——論黃碧雲的《溫柔與暴烈》 142

客途秋恨憑誰說？

——論董啟章〈永盛街興衰史〉的香港歷史、
記憶與身分書寫 179

危令敦 著

香港小說五家



天地

www.cosmosbooks.com.hk

書 名 香港小說五家

作 者 危令敦

編 輯 陳幹持

美術編輯 楊曉林

出 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-115號

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（總寫字樓）
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/ 1樓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
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
印 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
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傳真：2407 3062

出版日期 2012年8月/ 初版・香港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©COSMOS BOOKS LTD.2012

ISBN 978-988-219-456-4

目 錄

楊過和他的問題

——論金庸的《神鵰俠侶》 5

內心私語與現實批評

——論劉以鬯的《酒徒》 43

不記來時路

——論李碧華的《胭脂扣》 104

血紅的無人之境

——論黃碧雲的《溫柔與暴烈》 142

客途秋恨憑誰說？

——論董啟章〈永盛街興衰史〉的香港歷史、
記憶與身分書寫 179

楊過和他的問題

——論金庸的《神鵰俠侶》

認識父親的，準是個聰明的兒子。^①

荷馬

甚至許多年以後，我仍然為這個折磨人的想像
場景而飽受煎熬：這名巨人，我的父親，審判
我的最終權威，會幾乎毫無緣由的在夜裏向我
走來，把我從床上抱起，棄於陽臺之上，我在
他眼裏竟是如此的無足輕重。^②

卡夫卡

一

楊過的問題，從他的名字可見端倪。所謂「過」
者，既指涉其父楊康之過、對他的影響；亦提示了他少
年時期狂傲獨行，冒犯世俗禮法之「過」。他的問題，
正如「神通廣大」的黃蓉所言，是由兩個難解的死結引

起的：「一是他父親的死因，一是跟他師父的私情」（838）。^③ 楊過既是《神鵰俠侶》的主角，又是問題人物，小說就得設法處理他所引發的矛盾，解開死結。小說的故事時間（story time）長達二十多年，讓楊過由少年步入壯年，從邊緣人物變成一代宗師；看來，楊過的問題，需要他經歷磨練、逐步成長才能「糾正」過來。換句話說，楊過的問題，以及矛盾的化解，都可以從個人成長的角度來考察，進而申述小說裏個人與群體、男性與女性的關係，最後理出小說的構思和意識形態。

談到個人的成長，不免令人想到成長小說。^④ 成長小說的觀念源自德國，自有其歷史、文化的特性，本文無意強行比附，只想借助此一觀念，作為分析楊過的問題的出發點。^⑤ 成長小說的背後有一個信念，就是小說裏的人物，有自我完善的可能。這種自我完善的過程是漸進、不斷累積，而且是完全的。理想的個人成長，包括德（moral）、智（intellectual）、體（physical）、情（emotional）、靈（spiritual）各方面。在經歷此一過程後，個人終於有所成就，亦成功融入社會（Abel, Hirsch, and Langland 1983: 5-6）。對於楊過而言，道德（德）與武功（體）是他「改過」、成長的兩大關鍵。^⑥ 以下的討論，就循這兩條線索展開。

二

要討論「德」，得從楊過的出身談起。第二回他出場的時候，小說就點明了他是孤兒一名；到了第四回，更進一步說他是遺腹子。^⑦ 孤兒的處境，是一種欠缺。從敘述學的角度來看，欠缺會引發論述（Robert Con Davis 1981）；楊過的故事，必須從此展開。楊過所缺，或者楊過所需，是甚麼呢？第二回亦為我們提供了暗示。此回最匪夷所思的事件，是神智昏亂的歐陽鋒一定要把初相識的楊過收為兒子。看來，楊過雖然父母雙亡，父親的缺席才是故事的重點；西毒強人所難，逼楊過認他為父，表明了填補父親空缺的迫切性。即使楊過沒有主動尋父，義父亦不請自來。換句話說，小說認為，楊過生命所缺，就是父親。^⑧ 他需要一個怎麼樣的父親呢？

從楊過的角度來看，歐陽鋒武功非凡，又善待自己，當然勝任有餘。可是，從小說的邏輯來看，要為人父，並非只靠武功與愛心這麼簡單。且不說歐陽鋒的武術邪門，僅從他倒練九陰真經，使到經脈逆行、穴道位移、神智不清一事，已足以令他失去為人義父的資格。在小說的前十一回，歐陽鋒反覆提問：「我是誰？」一個連自我認知都有障礙的人，是否可以扮演父親的角色，成為少年楊過的模仿對象？小說顯然不樂觀，要不然，為甚麼歐陽鋒不許楊過與他同行？其實，歐陽鋒一

出場就倒立行走，未嘗不可視為其身不正，價值觀顛倒的暗喻。

歐陽鋒的義父角色，嚴格來說，只是一種過渡；他只出現幾次，扮演臨時的保護者，就亡命華山上了。小說想藉他帶出的，其實是楊過認識父親的主題。學者戴維思（Robert Con Davis）的說法，可以幫助我們分析楊過的處境。戴氏論及西方文學裏敘述與缺席父親的關係時，以荷馬史詩《奧德修紀》（*The Odyssey*）為例。令他特別感興趣的，是詩中一段著名的對話。奧德修還在海上漂流的時候，女神雅典娜曾問他的兒子帖雷馬科：「你真是奧德修的兒子嗎？」帖雷馬科的回答一語雙關，頗為精警：「家母確實這麼說，我卻不曉得。認識父親的，準是個聰明的兒子。」^⑨ 戴氏認為，父親一詞，在《奧德修紀》裏可以有兩個層次的含義。第一個層面所指，是生理上的父親，帖雷馬科與奧德修相認的一幕是一例。第二個層面所指，是父親所象徵的文化規範。^⑩ 認識這一層意義的「父親」，意味着接受群體認可的價值觀念；能做到這一點，才算「聰明的兒子」。

奧德修身為父、王，擁有權力地位，處事主動，可以說是象徵意義上的「父親」。但他犯過錯誤，在攻打特洛伊城時求勝心切，盜走護城神像，闖下破壞文明的大禍而遭天譴，要在海外流浪十年。^⑪ 戴氏認為，奧德修的苦難，既是一種懲罰，亦是一個重新學習的過

程；只有在飽經苦難、重新瞭解文明的意義之後，他才可以回家，恢復原來的地位。從象徵意義來說，破壞文化習俗的奧德修，只是一名「兒子」。「兒子」的處境意味着被動狀態（passivity），而「被動」一詞，在拉丁文裏的詞根（passivus）是「能吃苦」（being capable of suffering）的意思。處處被動的角色，只有重新認識、認同「父親」，方能進而成為「父親」。戴氏指出，文化的規範，如果借心理分析的術語來說，就是「父之名」（name of the father）。⁽¹²⁾

如果歐陽鋒不能扮演父親的角色，那麼，楊過需要怎樣的一個父親呢？

三

楊過的名字是郭靖起的，取「人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」之義（550）。這番解釋在英雄大會道來，冠冕堂皇，直指楊過欲娶小龍女的「過錯」。但楊過的命名，遠在他「犯錯」之前；實際所指，應為楊康的過失。亦就是說，楊過一出生，就已經烙上了恥辱的印記，自己卻懵然不知。郭靖的命名，大有父過子承的意味——楊過，表字改之，聽起來的潛台辭，好像是楊康的過失，要楊過來改正一樣。不僅如此，父親有錯，連兒子的人格也可疑起來。黃蓉不是說過，楊過的「本

性不好」麼（445）？後來她甚至坦言：「我心中先入為主，想到他作惡多端的父親，總以為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從來就信不過他」（1159-60）。

郭、黃兩人的想法，有血統論的意味，箇中隱含的消息是：父親的榮辱，亦就是兒子的榮辱，難以迴避。⁽¹³⁾

《奧德修紀》何嘗不然？奧德修遠行未歸，登徒子乘機登堂入室，騷擾其妻潘奈洛佩；帖雷馬科忍無可忍，乃出門尋父，後來更與父親聯手，屠殺這些追求者。帖雷馬科要捍衛的，是父親的名聲，亦是他自己的名聲。社會的倫理，或曰「父之名」，不容動搖。

然而，楊過從未見過生父，也不瞭解他的為人。在他的想像裏，一直以為父親是個正面的角色，可堪追隨的楷模。知道父親被人殺死，他的反應是要為父報仇，以雪恥辱（379）。楊過復仇的意願，是推動小說敘記層（diegetic level）內事件發展的自發動機（auto-motive）之一。⁽¹⁴⁾ 在尚未探明生父的為人以及死因的前提下，楊過從傻姑口中得知生父大概喪生在黃蓉和郭靖的手裏，就三番四次的想伺機復仇，幾乎鑄成大錯。楊過不瞭解生父楊康，而想為他報仇，和他不瞭解義父歐陽鋒，依然稱他為父一樣，都犯了「認賊作父」的錯誤。楊康與歐陽鋒，都是《射鵰英雄傳》裏作惡多端、武林不容的歹角。甚至連神智不清的歐陽鋒，在臨死之前，也有自知之明的時候。在《神鵰俠侶》第十一回，歐陽鋒在華山

火拚洪七公時，突然靈光乍現，指着對方說：「他是歐陽鋒，歐陽鋒是壞人」（422）。歐陽鋒的妙語，似乎預示了身負「父仇」的楊過，在為父報仇的過程中，最終將無法逃避真相，必須面對生父的真面目，指出「他是楊康，楊康是壞人。」

楊康雖然間接的死在黃蓉手裏，黃蓉卻非楊過的殺父仇人，郭靖與楊康之死更是毫無關連。楊康之死，是一種天理報應——即外來動機（hetero-motive）使然，並非其他角色的行為所能決定的。在《射鵰英雄傳》第三十六回，楊康使九陰白骨爪偷襲黃蓉，手指全插在黃蓉身披的軟猬甲的刺上。刺上原來染有南希仁的毒血，楊康因此中毒身亡。而南希仁等江南五怪，正是給楊康設計的毒計害死的。黃蓉說的「天網恢恢」，正是此意（金庸1997a: 1399）。既然郭靖夫婦與楊康之死無關，為甚麼小說一再拖延真相，讓楊過不斷的尋找機會，殺害郭靖——而不是黃蓉？

郭靖的地位非常重要，因為他與楊康、歐陽鋒三人都是父親角色的候選人。郭靖亦在第二回出現，要當楊過的代父。他的資格比歐陽鋒強，因為郭楊兩家世交，楊康生前與郭靖又是結拜兄弟，關係非同一般。況且，郭靖的武功與歐陽鋒不相伯仲。所以小說安排郭靖在楊康死後，替楊過命名。後來兩人再次相遇，郭靖知道楊母身故，就把他帶回桃花島撫養。⁽¹⁵⁾ 在英雄大會上，郭

靖更當眾表明自己的代父身分。楊過欲娶小龍女，郭靖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我當你是我親生兒子一樣，決不許你做了錯事，卻不悔改。」後來楊過堅拒認錯，郭靖幾乎一掌把他擊斃（551-52）。

郭靖扮演代父，自然有情節編排上的考慮。小說一再押後楊康的死亡真相，無非經營懸念和戲劇衝突。讀者急着要知道的是：楊過會不會犯錯？——他究竟會不會誤殺郭靖？更重要的是，在對命案真相起疑之後，楊過究竟還能不能下手？同為孤兒，楊過的處境，顯然沒有傳統文學裏的趙氏孤兒那麼好辦。他不僅要念及郭靖的「撫養教誨之恩」（1635），還要提心吊膽，恐怕自己誤殺忠良（828, 845-46）。趙氏孤兒為父報仇，端的是義無反顧。他可以置養父二十年的撫育之恩於不顧，毫無心理負擔的把他逮捕、行刑。趙氏孤兒之所以能夠這麼乾脆利落，恐怕在於屠岸賈是個罪大惡極的歹角，而孤兒的生父與祖父都是無辜的受害人吧。⁽¹⁶⁾

但是，從本文的角度來考慮，小說安排郭靖扮演代父，自有解說文化觀念的功能。楊過為人處世無規範可循，因為伺機刺殺郭靖，所以有機會仔細觀察郭靖的品行。郭靖是眾人公認的英雄，而所謂英雄，指的往往是道德英雄（moral hero）。道德英雄與綠林好漢不同之處，即在膽識、武藝、領導才華之外，還擁有忠誠、無私兩大品質（Paul Zweig 1974: 34-47）。在楊過成長的過程

裏，郭靖提供的正是「德」的啟示。郭靖為人正直，從不諱言楊康當殺（872）；即使楊康的死因未明，楊過也不得不懷疑生父的為人。小說這麼寫楊過的內心活動：

「他和我爹爹義結金蘭，交情自不尋常，但終於下手害他，難道我爹爹真是個十惡不赦的壞人麼？」他自小想像父親仁俠慷慨，英俊勇武，乃是天下一等一的好男兒，突然要他承認父親是個壞人，實是萬萬不能。可是在他內心深處，早已隱約覺得父親遠遠不及郭伯伯，只是以前每當甫動此念，立即強自壓抑，此刻卻不由得他不想到此節了（846）。

從引文可見，楊過愈瞭解郭靖，他就愈懷疑生父，難以下手。

顯然，郭靖才是真正的「父親」，因為他代表了書中眾人認可的價值觀。他一再強調的「為國為民，俠之大者」，正是忠誠無私的「德」，也是維護大多數（漢）人利益的處世之道。^{①7} 不僅如此，在私交的層面上，郭靖亦有大俠風範，肯捨己為人。比如說，在第二十一回，楊過有心在蒙古軍中害死郭靖，郭靖卻拚死來相救被蒙古高手糾纏不放的楊過，令他深為感動而「不念舊惡」（875）。楊過的心理變化，雖然欠缺說服